





舒同書法集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淮陰師院圖書館 749505

本書由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學
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舒同書法集

策劃 袁春榮 鄧明 孫志皓

責任編輯 吳光華

裝幀設計 陸全根

圖版攝影 丁國興

技術編輯 陶文龍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長樂路六七二弄三三號)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蛇口以琳製版有限公司製版

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787×1092 1/8 印張 20

1995年9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3.000



舒同簡歷

舒同 號宜祿，又名文藻，一九〇五年生，江西東鄉人。幼家貧，曾削竹爲筆，調泥爲墨，習字於青石板上。十三歲因書「如松柏茂」匾而有鄉譽。及長，入尚志學校，「親友引爲榮耀」，助其上學。一九二〇年入江西省立第三師範，「受陳獨秀、胡適影響最甚」，組「學友會」，編《師水聲》雜誌。一九二五年發表《中華民國之真面目》。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爲東鄉縣第一人），任中共縣委書記、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縣黨部常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遭江西省政府通緝（列通緝名單之首），亡命江西、安徽、湖北、江蘇、上海等地，尋找黨組織，一度「淪爲文丐」。後入國民黨中央軍校任少尉錄事。一九三〇年潛回家鄉，策應紅四軍攻打撫州不成，轉入紅軍，任紅一軍團團政治處主任、師政治部主任，一軍團代理宣傳部長，中共贛東特委秘書長等職，參加了中央蘇區一至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一九三七年任八路軍總部秘書長，參與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兼《抗敵報》社社長。曾題「抗大」校名和校訓。一九四〇年率晉察冀軍區七大代表團赴延安，任代表團政委，後任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軍委整風審幹領導小組副組長。一九四三年赴山東傳達整風精神，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委員、秘書長，分局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四五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秘書長，後兼社會部長、國軍工作部長，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七年任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參與指揮華東解放戰爭。一九四九年兼華東局宣傳部長、華東文教委員會主任、華東黨校校長、華東黨報委員會主任、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校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軍區暨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並當選爲中蘇友協華東總分會副會長、抗美援朝總會華東總分會副會長。一九五四年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第一政委、濟南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一九五六年當選爲中共八屆中央委員。一九六一年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章丘縣委第一書記。一九六三年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一九六八年——一九七三年遭監禁。一九七七年被任命爲陝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未到任）。一九七八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當選爲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一九八〇年率中國書法家代表團訪問日本。一九八一年當選爲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一屆主席。被增選爲中國文聯委員。一九八二年當選爲中共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一九八四年題「黃鶴樓」，率中國書法家代表團二訪日本。一九八五年被推選爲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二屆名譽主席。一九八八年有關方面舉辦「舒同首次書法藝術展覽」。一九九一年被推選爲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三屆名譽主席。曾當選爲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十三、十四大特邀代表。曾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序

匡互明

舒同同志是久經考驗的革命家，也是自成一體的書法家。他是我十分尊敬的老領導，在《舒同書法集》即將出版之際，能為這部大作寫一篇序言，既是我的榮幸，也是我義不容辭的任務。

我雖是書法愛好者，但素乏書法藝術的理論修養和實踐功力，要對舒同書法加以論述，自感力不從心。然古人云：字如其人。我想主要從這一角度，談談我所熟悉瞭解的舒同同志二三事，通過對他品格的認識，進而領略他的書品。

一九四一年我與舒同同志初識於延安，祇是並無往來，建國初期舒同同志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長，當時我是常務副部長，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五年的朝夕相處，耳濡目染，使我得益匪淺。後來，我們戰鬥在不同崗位上，幾十年間，雖有書信往來，但畢竟天各一方，直接聆聽他教誨、接受他指導的機會轉少，深以為憾。

舒同同志是書法革新家。他的書法，能出能入，自成一家，形成了「舒體」。「舒體」又稱「七分半書」，即楷、行、草、隸、篆各取一分，顏、柳各取一分，何紹基取半分。他的書法被公認為：沉雄而峭拔，在恣肆中見逸氣，忽似壯士鬥牛，筋骨湧現，忽又如銜環勒馬，意態超然。

清人石濤云：「筆墨當隨時代」，舒同書法再次印證了這一點。在這位「馬背書法家」（毛澤東語）身上，體現了革命家與藝術家之完美結合。

「疾風知勁草，嚴寒識盤松」。這是舒同同志經常書寫的一副對聯，他在幾個重要歷史關頭都表現出這種品質，僅舉三例。一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他所在地區的黨組織遭到破壞，擔任縣委書記的他被通緝（列江西省政府通緝名單第一名），妻子投河自盡，但他沒有屈服，沒有灰心，困難的時候，在山中數日以野果充饑，縣委委員趙拔群因誤食有毒的野果身亡，他掩埋好同伴的屍體，隻身一人踏上尋找黨組織的路，輾轉數省，歷時數年，一度淪為文丐，留下了翰墨生涯中傳奇的一頁。後化名混入國民黨中央軍校任少尉錄事。一九三〇年，他在《中央日報》上看到紅軍在贛東一帶活動的消息，立即以父病為由潛回家鄉，策應紅四軍攻打撫州，不成，轉入紅軍，開始了漫長的戎馬生涯。二是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大舉進攻山東解放區，華東局接董必武密電：剛到青島的敵四十六軍軍長有意與我聯絡。幾經接觸，該軍軍長韓練成堅持要見舒同本人（時為華東局常委、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他決意前往，華東局請示在前綫的陳毅同志，陳回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舒能親去四十六軍與韓練成談判，意義重大，有可能扭轉山東戰局……」他在楊斯德同志陪同下，入敵營六日，最終促成韓起義，對萊蕪戰役的勝利起了關鍵作用。他是解放戰爭時期最早進入敵營的我黨高級幹部之一。三是在「文革」中，他有一句名言：打倒後再平反。他身陷囹圄五年多，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在獄中兩次呈上致專案組、省委並中央政治局的《新年賀詞》，全面否定「文革」，表現了不怕殺頭的大無畏精神，正如魯迅所言：「無任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

進。」

舒同同志在黨內有個「毛驢子」的外號，主要指的是他的埋頭苦幹，我認為也應包含他的「倔」，在原則問題上，他是毫不含糊的。一九五八年，中央一位領導同志到山東作報告時，混淆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他知道後，叫省委不要傳達這次講話。耐人尋味的是，在「大躍進」時期，山東和全國一樣，也犯了以「共產風」等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可見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要受環境的制約。這是黨和人民的不幸，也是他個人的不幸。「文革」初期，他與圍攻他的紅衛兵辯論了七十二個小時，最後小將們封他四個「家」：頑固家、樞詞家、理論家、書法家。

舒主任（當時都這麼稱呼他）在華東局夜以繼日工作的情景，給我留下了至今難以磨滅的印象。當時正值建國之初，百廢待舉，他身兼黨政軍七個職務，曾主持華東局日常工作，他對工作一絲不苟，各項事情都抓得很緊很細。他對下級既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又嚴格要求，獎懲分明，如有差錯，嚴加批評，絕不姑息遷就，但絕無個人成見，對事不對人，令人心服口服。他處事謹慎，但對看準了的大事，敢於果斷地作出決定，表現出很強的組織能力和很高的政策膽識。他黨性很強，有所不為，從不拉山頭搞宗派，一個高級領導幹部一輩子能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建國前夕，中央內定舒同同志為情況特殊的臺灣省委第一書記，可見當時黨對他的信任。

舒同同志不是誇誇其談的人，不尚雄辯，說話不多，但都是三思而後言，往往能切中要害。他注意思維的邏輯性，注重以理服人，不嘩眾取寵，不以勢壓人。舒同同志平時講話細聲慢語，有人說是像鳥語。人們不知道，他在重要會議上發言時，在原則問題爭論時，常常是聲若洪鐘，響如驚雷。這兩個側面的統一，纔是活生生的舒同。

舒同同志有「黨內一支筆」之稱，在各個時期撰寫了大量社論、文章和文件。《書法集》附錄中收入了其中的三篇，可窺斑見豹。

第一篇是《中華民國的真面目》，發表於大革命前夜的一九二五年。反映了青年舒同政治改革的主張。

第二篇是《致東根清一郎書》，與聶榮臻司令員聯名發表於抗戰初期的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被史家認為是「中日關係史上的備忘錄」，是「一個民族與

另一民族的對話」。

第三篇就是《獻給專案組的新年賀詞》。

舒同的氣節、文章、書法，將在中國歷史上閃射出獨特的光芒。

是為序。

《舒同書法集》書後

王元化

《舒同書法集》即將問世，雲飛同志囑我寫幾句話。我對書法素未鑽研，本來沒有置喙的餘地，祇能談談自己粗淺的看法。解放初期我曾在華東局宣傳部工作，是舒同同志的老部下。對於那一段在他領導下的難忘歲月，我覺得也應該說一說自己的感懷。

舒同同志的書法，我是喜歡的。他的字像他的人一樣，雍容大度而又質樸無華，不帶任何眩人眼目的做作之習，而自有一種精神內斂、氣度厚重的自然風韻。初看並不怎樣吸引人，多看細看，則不由得會流連把玩，使人產生一種親切感。這和時下流行的所謂龍飛鳳舞的筆墨是大相徑庭的。現也有人效法舒體，據說有的拍賣會還出現了偽托舒同親筆的贗鼎之作。這些模仿品縱使在形似上可以亂真，但畢竟不能得其神髓。這正印證了前人所說的風格是人格的顯現這句話。

舒同同志一直保持着平易近人的作風，總是那樣心平氣和，從容不迫。他說話的聲音很細，有些沙啞，鎮定、平穩，沒有光芒四射的談鋒，沒有滔滔的雄辯，也沒有抑揚頓挫的鏗鏘語調和大起大落的感情波瀾。做報告時也像平時談話一樣，仍保持着這種本色，以致有些新調到部裏來的青年，常說舒主任不會演講。他們以為做報告的要訣就在於能言善辯，具有語驚四座的煽動力。那時我也常聽他做報告，他的報告確實是平實的，不過道理說得明白，分寸掌握得準確，這也是一種風格。我甚至以為這種風格無形中影響了當時部裏的工作作風。記得我調去不久，就發現部裏安置了一位具有文字修養的老幹部，擔任一項特殊任務，專門審讀各處室的對外發文（不是審查內容，而是斟酌遣詞用語是否適當和有無語法錯誤等等）。大家開玩笑，把他叫做「挑錯專家」。宣傳部設立這樣一個職務，不但前所未聞，以後也再沒有聽說過。今天回想起來，這一舉措對於工作大有裨益，而我個人也由此受到了文字上的鍛煉，懂得行文需要掌握分寸，力求準確。還有一件事也是令我難忘的，這也是舒同同志的務實作風在部裏的反映。我不大瞭解後來他在山東主持省委工作的情況，但在華東局宣傳部確是這樣的。那時在部務會議範圍內傳閱中央和地方文件，不是各自分頭去看，而是每周集中一次，由機要秘書誦讀。讀畢還抽出時間，大家再簡單地議一議。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讀完各地向華東局發來的請示或彙報電文後，大家最關心的總是電文中所述情況是否有虛報或不實之處。這種務實精神至少可以使浮誇風受到遏制，成為不合法的東西。可惜後來特別是大躍進時期，這一好傳統很少見到了。

在華東局宣傳部工作時期，我也有不適應的時候。我一直在上海從事文化工作，沒有整風審幹的經驗。第一次碰到「三反、五反」運動，平時隨便說說笑笑的同志，突然全都繃緊了臉。開會時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我感到很不習慣。一次會上大家說完，輪到我去批評那位我並不認為有問題的懷疑對象，我實在說不

出，但又不能不說，而要說又不知說什麼，既緊張又惶恐，憋了半天，哇一聲哭了出來。一位同情我的同志批評我受到十九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文學影響太深，劃不清人道主義思想界限，總算結束了這種窘困局面。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後來恐怕就不可能這樣輕鬆過關了。舒同同志領導下的華東局宣傳部是頗有人情味的。當上面提到的那個同志被隔離審查時，我還奉命去看望他，給他帶去一部翻譯作品供他閱讀。這在後來的運動中簡直是不能想象的。尤其使我難忘的是舒同同志本人在民主生活會上的檢討。這決不是走過場，搞形式主義，而是一板一眼認真真真進行的。大小會開了多少次，連駕駛員、警衛員、保姆都來參加了。意見提得毫無保留，他都靜靜地傾聽，沒有任何不豫之色。一位年輕的圖書室管理員提出說，舒主任借去一套《魯迅全集》快半年了，至今未還，是否要據為己有？話說得很尖銳，他仍靜靜地聽着。過了幾天，他就把《魯迅全集》還了。當時黨內這種民主空氣，很使人嚮往。

舒同同志並不是一個軟綿綿的人。據說他在黨內曾有一個毛驢子作風的綽號。他的生平行事也足以說明這一點。我聽人說，一九四七年，他任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時，曾深入虎穴，與敵軍軍長談判，促成了這支裝備精良的軍隊起義，從而對扭轉敵強我弱的山東戰局起了一定的影響。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革」中，已身陷囹圄，但不畏強暴，於一九七一年除夕，撰寫《賀詞》，犯顏直斥專案組，顯示了凜然不屈的氣節。這篇值得保留下來的文獻，不久前由《文匯讀書周報》（第五一〇號）披載了。我讀後多少有些驚訝，難道這種像烈火般灼人的激憤文字，竟出自被人認為一向溫文和平的舒同同志筆下麼？我幾乎不敢相信。但這確是他寫的。作為一個革命者，他具有一種寧折不撓的剛毅，儘管平時含而不露，但畢竟是他性格中的一個方面。

我認識舒同同志較晚，但在我調到華東局宣傳部之前，有一件事使他注意到我。那時上海剛解放，我被姜椿芳同志找去編《時代》雜誌。但我的組織關係被一位曾領導我多年的老同志扣住不轉過來。後來姚溱同志告訴我，舒同同志由於看到了我在報上發表的一篇談存在主義的文章，問及我的情況而表示關心，纔由上海市委組織部出面解決了我的組織關係問題。他當時很忙，這件事他本可不管，但他還是關心到這個和他素不相識的普通黨員。這是使我頗為感動的。

今年是舒同同志八十晉九的華誕。爲了慶賀他的書法集的出版，也爲了向他祝壽，謹以上面這些絮語作爲獻禮。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於上海

目次

舒同簡歷	
序	匡亞明
《舒同書法集》書後	王元化
圖版目錄	
圖版	
釋文	
附錄	
中華民國之真面目	
致東根清一郎書	
獻給專案組的新年賀詞	
資料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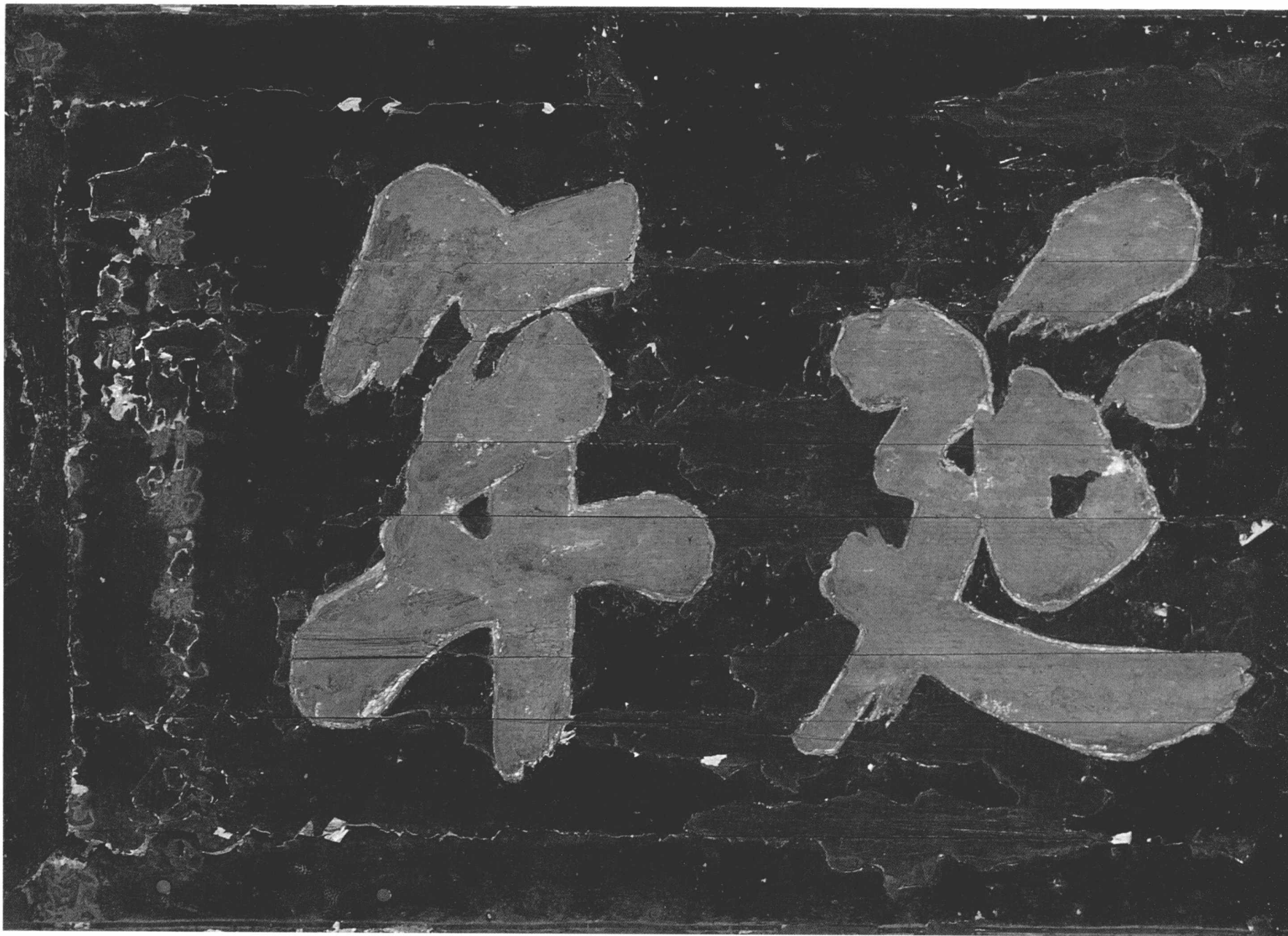
圖版目錄

一	匾額	一九二六年
二	自書詩	一九四七年
三	題紀念碑詞	一九四九年
四	自書詩	一九五六年
五	唐・李白詩	一九五九年
六	題水庫名	五十年代
七	題放水洞名	五十年代
八	五言聯	五十年代
九	毛澤東詞	五十年代
一〇	五言聯(附局部)	一九五九年
一一	毛澤東詞	一九五九年
一二	題校名	五十年代
一三	毛澤東詩(附局部)	五十年代
一四	五言聯(附局部)	一九六一年
一五	五言聯(附局部)	一九六一年
一六	唐・杜甫詩	一九六一年
一七	毛澤東詞	一九六一年
一八	毛澤東詞	一九六一年
一九	魯迅詩	一九六一年
二〇	五言聯(附局部)	一九六一年
二一	五言聯	一九六一年
二二	唐・李白詩	一九六一年
二三	毛澤東詞句(附局部)	一九六二年
二四	毛澤東詞(附局部)	一九六二年
二五	毛澤東詞	一九六二年

二六	五言聯(附局部)	一九六二年
二七	唐・李白詩(附局部)	一九六二年
二八	五言聯(附局部)	一九六二年
二九	毛澤東詞	一九六二年
三〇	五言聯	一九六二年
三一	五言聯(附局部)	一九六三年
三二	唐・李白詩(附局部)	一九六三年
三三	毛澤東詞	六十年代
三四	匾額	一九六三年
三五	毛澤東詞	六十年代
三六	毛澤東詞	六十年代
三七	毛澤東詞	一九六四年
三八	毛澤東詞句	一九六四年
三九	毛澤東詞	一九六四年
四〇	五言聯	一九六四年
四一	毛澤東詞	一九六四年
四二	毛澤東詞句	一九六四年
四三	七言聯(附局部)	一九六四年
四四	毛澤東詞	一九六五年
四五	毛澤東詞	一九六五年
四六	毛澤東詞	一九六五年
四七	毛澤東詩句	一九六五年
四八	毛澤東詩句(附局部)	一九六五年
四九	毛澤東詩句(附局部)	一九六五年
五〇	毛澤東詞(附局部)	一九六五年

圖 版





龍文橫側
勢遠從天
上落
油波新
紅如
中
生
靜
輕如
蛇
騰霄
龍
筆
舒
同
龍
書